

經典從「心」譯 賴慈芸《嘯風山莊》給角色傳神臉孔

ntu-ereporter 報導 | Posted on Nov 16, 2017 無留言



臺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，在今年六月出版譯作《嘯風山莊》(*Wuthering Heights*)。攝影／高詣軒

報導／高詣軒

事情是從一名對 *Wuthering Heights* (《咆哮山莊》) 懷抱著熱情的外籍教授，在大二的「英國文學史」的課程中，選它做為重點教材開始的。

當年剛取得博士學位，在銘傳大學教授翻譯課程的賴慈芸，在學生繳交期末譯本評析報告時，赫然發現，竟約半數的學生都選擇以《咆哮山莊》譯本為題。由於原文艱澀，超過一般大學生的閱讀能力，讓學生們讀起來都像盲人瞎馬。更糟的是，國內《咆哮山莊》的譯本品質普遍低落，「學生英文看不懂，中文也看不懂，最後繳交出來的翻譯評析，就很可怕。」賴慈芸說。

說起《咆哮山莊》，最為人所知的譯者，莫過於翻譯莎士比亞全集、編寫《英國文學史》、《遠東英漢大辭典》的文學大師梁實秋。然而，鮮為人知的是，梁實秋翻譯《咆哮山莊》時的艱困背景。時值 1939 年，中日戰爭烽火正酣，梁實秋隨國軍撤退到重慶，徙居北碚。有一天，他拜訪當時的鄰居，也就是他的故友方令孺女士的居所時，不經意瞥見書架上的一本 *Wuthering Heights*，心生親切，就這麼心血來潮地決定起筆翻譯。

「斗室獨居，百般聊賴，」梁實秋在他的《雅舍雜文》中，憶起他當年翻譯《咆哮山莊》的心境與環境：「每日晚間在油盞中加放燈草三兩根，真是一燈如豆，就在這焰火焜焜之中我每晚翻譯一頁半頁，日復一日，積少成多，終於全書譯畢。當時除一份英漢字典外，別無任何參考書。」



臨近師大的梁實秋故居。梁實秋生前任教師大英語系，對推廣英美文學功不可沒。(高詣軒攝) 在這樣倉皇的條件下，必須有相當高的才器，才能完全駕馭 *Wuthering Heights* 這樣風格多變、層次繁複的小說。

Wuthering Heights 研究者、並多次獲得臺大文學翻譯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組獎項的政大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吳敏華指出，翻譯這本小說會面臨三大難處。

其一，原作者 Emily Brontë 創作本書時，揉雜了三大文學傳統：她以浪漫主義文風(Romanticism)，描寫男女主角的愛恨與自然環境的交融；以哥德式志異(Gothic) 筆法，描寫山莊異象與人心的恐怖扭曲；並以維多利亞時期的寫實主義(Realism)，呈現作者當代婚姻、財產、繼承上的法律衝突與社會規範。吳敏華說，翻譯中要融匯並兼顧以上三種文學質素與特徵，將是一大困難。

其次，本書的地域色彩極重，特別反映在人物對話的用詞上，例如故事中山莊老僕約瑟夫(Joseph)就操著滿口英國中部的約克郡方言，在中文語彙中頗難呈現對應的表達。最後一個翻譯難題則是「命名」(naming)，例如男主角的名字“**Heathcliff**”便是由“**heath**”(石楠花)與“**cliff**”(懸崖)組成，前者是能在貧瘠惡劣的土質中生長的植物，後者則點出山莊所在的艱險環境。兩者加起來，除了呼應男主角挑戰命運的鬥志、倨傲危險的性格，更暗示他毫無真實姓氏可言的孤兒身世。英文名字隱藏的豐富意涵，若僅靠中文音譯「希斯克利夫」，必將失色不少，難以忠實再現原小說作者的苦心孤詣。

「命名」之難，不只體現在角色的名字，光在書名上就令譯者傷透腦筋。吳敏華說，書名中的“**Wuthering**”本身就是約克郡方言，並非一般英語辭典會收錄的單字，法語譯本就有四種書名翻譯。以台灣的翻譯而言，梁實秋的《咆哮山莊》書名雖然行之有年，但在今年六月底，現職臺師大翻譯研究所教授賴慈芸出版的新譯本，一改國內讀者已經琅琅上口的原名，以「虎嘯生風」為意象，定名《嘯風山莊》。

「怎麼可能會有人把自己的房子取名叫『咆哮』？」賴慈芸並不贊同梁實秋的譯法。事實上，歷史上除《咆哮山莊》之外，亦有「狹路冤家」、「魂歸離恨天」、「呼嘯山莊」等書名，然而由於梁實秋大師之名家喻戶曉，導致市面上「咆哮」聲不斷，實非好現象。「當然，我也看到網路上有人有不少批評；『改書名』好像變成大家最關注的事，」賴慈芸認為，其實這都是不了解翻譯的人，才會說的話。

賴慈芸指出，當代的翻譯，已經不拘泥在「對等」(equivalence)。過去，*Wuthering Heights* 的譯本，若不是如梁譯本那般太過忠實原文的字面意義和句法，導致句意不清，就是對句意本身的理解有誤，成為錯譯。她更發現，雖然《咆哮山莊》直到近年都有不少出版社持續再版，很多重大的翻譯錯誤仍不見改

善，連標榜「看經典學英文」的中英對照版本，也時常錯誤百出，品質甚至更糟。「我實在很同情這本書，可以說是遇人不淑。」賴慈芸感嘆。

有了當代翻譯的理論背景，加上充足的參考資料，賴慈芸認為，她之所以新譯《嘯風山莊》，除了要改正過去的誤譯，追求的更不只是字面上的「對等」，而是希望她的譯文，能對讀者產生最好的效果。

「譯本如果不給讀者看，要給誰看呢？」賴慈芸這麼問自己。

也因為這樣，原本該是純淨透明的「譯者」的角色，漸漸多了一份溫度、一顆人的用心。這份譯者之心，可以從以下的例子看出端倪：

[原文：] *I've treated you infernally—and you'll take your revenge! How will you take it, ungrateful brute? How have I treated you infernally?* (〈第11章〉)

[梁譯：] 「我對待你很惡毒—你要報復！你將怎樣報復呢，忘恩負義的畜生？我怎樣毒惡的對待你了？」

[賴譯：] 「我殘忍折磨你！你要報仇！你這忘恩負義的小子，到底在想什麼？你說，我是怎麼折磨你了？」

原文中的「ungrateful brute」，正如梁譯所呈現的，確實有「畜牲」之意，但在賴慈芸的譯筆之下，轉化為無傷大雅的「小子」。賴慈芸解釋，這段話是女主角凱瑟琳(Catherine)對愛人希斯克利夫說的話，因此，她選擇不讓讓凱瑟琳把「畜牲」給罵出口。「她畢竟是最愛他的呀！」賴慈芸說，翻小說就像是詮釋戲劇，在過程中，譯者對每個角色要有一些想像，要考慮他們會說出什麼樣的話。新譯本對各自角色特質的營造，也可在接下來的這段比較中呈現：

[原文:] 'You'd better do it at once,' he persisted, escaping to the porch (they were in the stable): 'you will have to: and if I speak of these blows, you'll get them again with interest.' (〈第4章〉)

[梁譯:] 「你最好立刻就換，」他堅持說，逃到了門口(他們是在馬房裡)：「你非換不可，我若是說出你這些打擊來，你要照樣挨打，而且饒上利錢。」

[賴譯:] 希斯克利夫從馬廄跑到門廊，還是堅持要換馬：「你最好現在就跟我換，非換不可，不然我要跟老爺說你打我，你就會被打，而且比你打我更厲害。」

在上段選文中，仍正值少年的希斯克利夫威脅他的兒時玩伴興得里 (Hindley)，若是不與他交換馬匹，他就要向老爺告他挨打的狀。其中，“you'll get them again with interest” 這句威脅，梁實秋以文言口吻翻譯為「照樣挨打，而且饒上利錢」。相較下，賴慈芸的譯法，語氣顯得口語許多，更符合尋常少年的口氣。

「當然，我們也可以思考：既然原作者已經使用了這樣的銀行術語，呈現了較特殊的語言用法，那麼，作者的用心也需要被看到。」吳敏華讀了這段比較後，提出了可以討論的空間。不過同時，他也肯定譯者獨到的考量。吳敏華以繪畫作為比喻說，翻譯就像臨摹一幅畫，每個人畫出來的樣貌都不會全然相同。「所以我們說，翻譯是活的嘛！」吳敏華說。

時至今日，翻譯的生命跳脫了原作者的掌控，交棒到了具有自我意識的譯者手上。不過，更進一步來說，讀者做為意義傳遞的最後一哩路，是不是也可以參與一點意義的創作？這一點，可以從以下這段選文中窺知一二：

[原文:] *To be sure, one might have doubted, after the wayward and impatient existence she had led, whether she merited a haven of peace at last.* (〈第16章〉)

[梁譯:] 真的，吾人大可懷疑，她過了放蕩急躁的一生之後，是否最後還配享受一個和平的歸宿。

[賴譯:] 當然，有人可能會想，凱瑟琳生前的行事和做人，是不是配享天堂的安寧。

可以發現的是，雖然梁譯將「wayward and impatient」譯為「放蕩急躁」，但賴慈芸和吳敏華分別都指出：「wayward」應為「任性」之意，梁譯的解讀和原文似乎有所出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賴譯本中，「wayward and impatient」這組用來評斷女主角個性的形容詞，則是隱而未現。譯者這樣的選擇，代表著什麼？

回歸原文的脈絡，這段文字描寫的是女主角凱瑟琳過世後，山莊的管家狄恩太太(Mrs. Dean)為已逝的女主人總結一生。賴慈芸認為，狄恩太太在全書中，對凱瑟琳已經多次出口批評，已然足夠展現她對凱瑟琳的態度。因此，在這個段落裡，賴慈芸選擇將重點放在「配不配上天堂」這個問題。「凱瑟琳是個什麼樣的人，其實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。所以我就把這邊留下來，讓讀者自己去決定。」這便是賴慈芸的深意。

吳敏華引用美國譯壇名家 Eugene Nida，與台灣譯壇名家彭鏡禧的觀點說，大凡是底蘊深厚、扣人心弦的不朽經典，都會在不同的時代，以不同的樣貌出現，彰顯其語言生命力，饗宴讀者的求知慾，就如同今年《嘯風山莊》的新譯出版，是非常自然且充滿時代意涵的文學現象。

即使上帝讓語言的差異阻止了巴別塔，不同背景、歷史、地域的譯者們至今仍舊努力著，以各自對作品的詮釋為材料，在巴別的遺址上，添上一塊磚石。